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冬十月癸酉朔尚書省言刑部令諸奏獄格雖該載而情狀有輕重者附格增損按兵民當從本部增損外其郡吏有罪恐非有司所敢專合令取裁從之

甲戌詔韓絳墓碑賜忠弼為額　刑部言按未行元祐

新敕前依元豐舊敕緣坐編管人放從便其王冲賊徒妻子父母及同居期以上親朝廷令依重法地分刼盜特旨編管當具奏裁詔王冲賊徒黨家屬仍舊編管其未行新敕前重法地分刼盜元犯為凶惡者編管妻子先具情犯申尚書省

乙亥詔發運使副兼制置茶事既而發運司言熙寧八年五月初以江淮荆浙等路制置鹽礬為專職而發運使副為兼領輕重頓異乞仍以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副兼制置鹽礬茶事繫銜從之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尚書省言熙寧八年五月發運使副兼制置茶鹽礬等事繫銜當年八月發運使罷制置茶事乃以江淮荆浙等路制置鹽礬兼發運使副繫銜元祐三年十月發運使兼制置茶事當年十一月發運司申請以制置鹽礬為專職而發運使副為兼領輕重頓異乞却以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兼制置鹽礬茶事繫銜緣發運司見今帶制置鹽礬茶事勘會茶鹽礬事已專差官提舉發運司更不兼領從之

丙子御史中丞李常充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顧臨充天章閣待制

戊寅詔趙尚夏國遣使詣闕謝恩即選官引伴赴闕

庚辰禮部言皇帝推隆母道皇太妃合依皇后緣尊無二上理有屈仲考之歷代及國朝典故無稱殿立殿名者先是詔禮官詳議皇太妃所居宫閤號以聞太皇太后諭執政曰皇太妃並依皇后當悉如之漢唐典故如何文彦博曰固有不可盡同者天下之於后有臣妾之稱於太妃則否晉宋間議論亦曰位號不極禮不盡恭呂大防曰漢唐間非正之事於聖朝不可引用太皇太后曰此非因人有求特恐於禮有闕也呂公著等請依

禮官所定從之

甲申禮部員外郎丁騭知處州文彥博私記云丁騭為諫官人訟其前在常州借鄉里人錢事朝廷遽罷騭諫官責守處州兩起大獄於淮浙推治竟無實狀騭猶不牵復按騭自諫官遷禮部乃緣避胡宗愈親嫌事在四月十二日恐騭罷禮部緣此而私記引此以辨賈易不知信否當考蔣之奇誌騭墓云始騭與裴常者鄉里稚舊無通財之嫌及之官嘉興稍出金帛令常益市田產常死騭撫其子為經紀其家甚至常高貲有養子為浮屠與常之子訟分家財不均為浮屠者疑騭左右常之子有力且與王鞏書有請託語得其書訴于朝御史中丞孫覺斥言騭與常有迹遂起獄騭求辨之乃得知處州有司發書驗視無一辭涉訟事然竟以此出蓋方是時胡宗愈執政不得於同列其排而去之者意不在騭也

是日右

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議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實有可取但自為中丞已後風譽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

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為盡善一有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為然而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體貌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彌塞皆謂得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為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

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至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凡是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况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宗愈為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引避而宗愈苟悦權勢初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隳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為都

司郎官曾末席燧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備位憲長了無一言陰結姦豪儌幸異日操心不忠徇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聞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隲乞充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隲相接覩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暱其私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為恩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坰可應制科臣聞

坰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疎最為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由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坰文宜在第二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議但闔退有後言輕忽同僚狥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慎由乃文彦博之孫壻方干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辟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來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源忝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践阼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

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列使勿上疏背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秘周氏居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致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固非不足於財而秘人之居不給其直挾勢貪黷不修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家

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户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謬冣壞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頒下諸路户部尚書李常曽不講究遽欲行下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既不合事遂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議遂詆劉昱謂户部郎中有近來叅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舍已從長以救鄉户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觀治平以前執政子

弟未嘗敢受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是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騖爭進而宗愈久為執法既不能彈糾開陳及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為開封推官貪權趨勢不恤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弟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歸宗愈教令析夫之産税而誘說厥妹陰取其貲遂作己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髙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

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
張茂實皆有異謀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
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
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
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
為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驁若無所覬陵蔑
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恥不知禮義無
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更變法令宗愈時為諫官

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覬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説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及今覬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齧舌不敢有

辭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汙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為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

此所以為姦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為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損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違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舍一本於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為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為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為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亟賜睿斷不勝幸甚

丙戌詔荊南湖北廣南西路朝廷疆理四海務在柔遠
頃以荊湖諸蠻近漢者無所統一故因其請吏量置城
邑撫治其民以息邊患十餘年間人情安帖後來因希
功之人獻議創通融州道路乃深入蠻界穿其峒穴遠
蠻生梗致多疑懼朝廷知其無罪去歲稍已裁減又為
邊吏失於撫遏遂敢扇揺作過然按其地分止是道路
蠻人因使臣劉宗閔非理焚毀舍屋致引惹生事傷殺
兵丁緣此自疑不敢出首其相近渠陽蒔竹舊管溪峒

則了不相干按堵如故除使臣劉宗閔已特追官勒停外其湖北廣西見作過蠻人楊晟臺等特免誅討除存留守把兵丁外並罷添屯軍馬其湖北所開道路創置多星收溪天村羅蒙大由等堡寨並廢廣西湖南創置堡寨令經畧鈐轄司量度準此渠陽軍改為渠陽寨隸沅州趙瞻墓誌神道碑並稱廢渠陽用瞻議但不見其議云何舊錄云先帝經畧溪峒撫納諸蠻置渠陽軍今委棄之冀以息兵終至用兵也新錄辨云熙豐間章惇察訪湖南開溪峒邊隙以疲一方先帝末年因西師之衂頗有悔用兵意若湖湘事顧以左遠未暇革爾凡元祐休兵息民之舉皆所以奉承先帝之德意今乃

曰委棄先朝所撫納冀以息兵終至用兵何其言之誣也並合刪去紹聖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又九月十六日當考

丁亥朝獻景靈宫正月十一日四月十八日七月二十二日

戊子詔吏部擬注通判依知州例赴門下省引驗通判河南府韓玠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右正言劉安世言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踐阼之初崇尚寛大玠為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為疑遂委别

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縝方為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以實奏陛下責其覬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為執政玠之所犯遂不窮治乃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其告詞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况兩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為一路之害移於鄰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望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己丑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彊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

之道必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且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阼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鋭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争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沒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横身以排異

論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為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

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名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牓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皆誣衊所言利害不許相度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

𨯳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架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推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宫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寛饒

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寛饒忠直不畏彊禦自候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隷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寛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寛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至使寛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

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毁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寛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寛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

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且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嘗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臣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盖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

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内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貼黄郭槩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既以附會小人得罪近復擢為監司者葢畏挺之口欲以苟恱其意正如向時王巖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荀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為諫議大夫天下知其為巖叟也又貼

黄臣所舉自代人黄庭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為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又貼黄中外臣僚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又貼黄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核實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為然

即乞留中省覽臣當别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詔重

詳定諸陵薦獻禮文

庚寅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宫王安禮知青州　知徐

州杜純為陜西路轉運使　朝請大夫陜西路轉運副

使孫路為考功郎中四年七月十三日改吏中　詔罷冬至御大慶

殿受朝

戊戌詔復置南北院宣徽使儀品恩數如舊制在京人

從視簽書樞密院事例舊録云先帝肇新官制詔罷宣徽院復廢使至是復之新録辨

曰元豐更制分三省六部建官自元祐以來迄今循之未嘗少革惟徽省置使自祖宗朝用以待勲德雖復之何害於官制耶史臣指此以為廢先帝官制其誣可見今删去

詔執政官陳乞親屬差遣繁難及選舉闕勿差蓋用劉安世議也

祕書少監王汾為太常少卿太僕少卿王欽臣為祕書少監前太僕少卿直龍圖閣高遵惠復為太僕少卿太僕寺丞高士英為開封府推官尋改工部員外郎改工外在十一月一日今并入此

御史瞿思等言臣等聞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蓋事省則可以省吏吏省則可以省禄禄省則可以省

貴以今天下之事其煩簡多寡蓋無以異於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故官愈多而吏愈衆祿愈廣而事愈煩尚書省既以六曹分治政事其下又各置寺監凡文移之行於下者朝廷既付尚書省尚書省又付本部本部又下寺監寺監復下所領庫務在下而達於上者亦然蓋省部以下有寺監而不肯決其事寺監以上有省部而不敢專其事以故稽留迂枉不能亟決今若專責省

部則官省而吏少事簡而功速前者朝廷雖嘗兼併閒曹及減寺監之員然而冗局尚多不若度其事之煩重者存之餘使他官兼之可也臣等略舉禮部一曹言之昔者兩制一人兼判太常禮儀事其太常禮院則館職之官兼行主判今禮部有侍郎郎中員外祠部亦置郎官而太常有少卿博士丞簿其實皆禮官也而祕書省官有監少祕書丞著作郎佐郎校書郎正字坐局無事矣不使之兼領也今內外饔餼膳部既已掌之矣光祿

又置卿少丞簿官屬每遇祠事則視饌告腯而已奉幣讀祝守酒尊皆専置奉禮太祝太官令主之昔以吏部待次之官行禮攝事亦未聞有廢職不舉者今各置一官則祿不足以稱事事不足以稱官獨為進取之人養資第耳其餘類多如此若户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駕部之有太僕庫部之有衛尉工部之有將作軍器水部之有都水監皆重疊置官例可減省兼領而司門屯田虞部等曹舊無所掌者今雖不置郎官而吏員尚

多也昔唐之杜佑嘗建救弊省用省官之議以光武建武中省吏率十置其一晉太元時省官七百貞觀中省內外官六百餘員又言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佑之此言誠爲篤論臣等願朝廷參考古制以救今弊政事一皆專付六曹所可兼者其上丞從官及館職領之其細故臨事差攝其當省之官今已在職者俟任滿日更不差人其人吏分掌案分亦可兼併且今任事若有闕者不復添補如此則冗濫之員漸可減省亦不遽然驚

駭人聽誠於國計不為小補伏願陛下留意幸察此據骨鯁集及章奏雜録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奏

詔黄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僕射范純仁言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言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心

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趨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為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人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之勝剋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

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
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鑑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
文字卿等已見但一面商量却便進入若别有所見亦
須各具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
上誤朝廷所有黄河利害乞付之羣臣有司子細商議
以求必當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竊見自
來邉事陛下多委樞密院及邉帥典禮亦委執政并禮
官今來河事正與此同況利害尚在久遠不至倉卒可

容詳熟商量據雜錄第五冊有純仁此劄子稱十二月二十七日恐只是十月二十七日而雜錄誤作十二月純仁家傳以為此詔乃范百祿趙君錫既受命未行大臣主議者密啓從中批出按王存集載中批以十月二十六日出十一月二日乃遣百祿君錫家傳誤也今不取

尚書左丞王存等言黃河之決上軫聖懷欲終回復以紓一切之患憂深思遠非臣下單見淺聞之所跂及臣等固當盡心竭力奉行聖誨然區區愚慮竊有未盡不敢緘默以圖自安且河決北流為患非一必欲回復使之東流須當審度地形參議覆按計校利害至於萬全理無可疑然後興

事則雖殫竭財力勞費公私大事獲成小害何恤若相視未審議論可疑遂事幸成恐罹後悔臣等竊見自黄河決而北流朝廷始用王令圖之說欲開孫村令入故道復用王孝先繼之後來遣使與本路監司及水官詳議然各為一說互有利害朝廷決用令圖孝先之說欲開孫村而議者不以為是初未曾經覆按近召河北轉運使謝卿材轉運判官張景先赴朝廷與王孝先共議其事卿材則以為自孫村口至滄州築六七百里舊堤

閉塞河門比之曹村約費數倍與曹村止是旁決一口每進埽一分則水勢取直行舊河一分今開生河闊不過二百步深不過一丈五尺不足以容全河水勢北流順快椿橛梢草不可以敵其怒力卿材恐還如武濟之事浚故道繕舊堤築新堰開三河不知幾千萬之工料一旦成空卿材欲乞朝廷指揮不行閉塞大河以安存飢之農民以省難致之國用景先亦以為故道未足以吞納大河及舊堤未曾修完若便議閉塞北流全回大

河景先未知所以為利決知所以為害不敢參議孝先
則又與景先及俞瑾等共為一狀稱今來再行相度除
大名埽第四鋪上下可以開減水河分殺水勢外上下
沿流更無可以取水還復故道去處仍須先治舊堤故
道須作枝梧為舊堤廢壞已久完治之功猝不可辦乞
更展一年又稱如來年不測大河泛漲衝過直堤淤澱
故道或河道變移别無取水去處即乞免修河官吏責
罰孝先之議既慮來年不測大河泛漲衝過直堤淤澱

故道乞免責罰臣等竊詳孝先之議則是將來雖開故
道亦未能保無淤澱之患臣等考尋王令圖與孝先相
繼議開孫村初不曾計度浚治故道繕完舊堤後因張
景先申請方有此説且謀閉決河回復故道及容受全
河之水猶或遺而不議臣等因此竊疑孝先之議於利
害有所未盡臣等竊謂大河閉塞功費不貲去年未議
故道舊堤其調發兵夫鳩集材料諸路已成勞費況今
故道舊堤之役其人工物料又數倍於此度今公私財

力上下俱困京東河北連歲災傷或於民間折科物料出辦人夫誠恐羸病久困之民復受困弊若盡出公帑則所費浩瀚不易枝梧使孝先等計議確的將來決可回復大河使之東注而北流遂斷以成經久之利朝廷固不惜勞費財力以成就且事今孝先等止稱第四鋪上下可以開減水河以分殺水勢又稱來年大河泛漲衝過直堤淤澱故道即乞免修河官吏責罰如此則是孝先等亦未能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兾成功

夫傾公家無量之費勞百姓久困之力以謀回河而建議者止為減水之論而預先求免責罰誠恐其說未能盡確的利害致虛費財力以啓將來噬臍之悔臣愚欲望朝廷更選公正近臣一員與忠實親信内臣一員覆行按視孫村及舊堤故道審度地勢高下如將來委實可以回復大河無可疑慮然後決定修復接續興工所貴論議精審曲盡利害之實不誤朝廷大計貼黄天聖中河決天臺埽當時議欲閉塞凡兩次遣近臣躬親相

度又預積物料者數年方始興役其慎重如此今自元豐四年河決北行於今已八年矣而議者以為淤塘泊斷御河障西山之流失中國之險臣等固當深思此患使孫村決可回復大河豈非臣等所願哉但孫村回河其役非小而孝先之論尚有可疑朝廷舉事理當審重古人決事尚謀及蓍龜朝廷何惜更遣一二内外親信忠實臣僚再行覆按見得孫村決可回復大河然後接續興役或塘泊以南别有疏導歸海去處其利一也臣

等非有異論但欲審詳將來不誤朝廷大計目貼黃取到見合應副修河兵夫錢等數河北淮南京東西等路府界共差廂軍并河清兵士二萬八千餘人河北東西等路府界共差民夫三萬五千餘人物料各四十餘萬貫椿橛梢草梳木竹荻索等共一千四百餘萬見於陝西京東西淮南兩浙江南東西等路計置并本處移那收買官員使臣共一百十九人已上只計開減水河等處使用其浚故道修舊堤又約用物料一千萬已上不

在此數又貼黄臣等按孫村之役所浚故道修舊堤七八百里及築新堤開生河閉塞北流所費不貲其勢須當勞動河北京東兩路災傷久困之民調發所須寖及諸路而建議者既未有必然可以回復全河之議乃欲先展年限以浚故道修舊堤既展年限浚故道修舊堤而將來大河不可復回則今日數千萬物料人工遂為虛擲臣等愚慮欲望朝廷先令所遣臣僚與建議者指定孫村決然可與不可回復大河所貴慎重其事無有

虛費以取後悔又貼黄臣等未准今月二十六日御批以前同三省樞密院商量取二十八日奏陳乞差公正近臣一員與忠實親信内臣一員往河北計會監司張頡等同共子細相度覆按孫村決然可與不可回河更沿河踏行塘泊以南有無可以疏導歸海去處處三省樞密院既得今來御批指揮更不具奏陳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選差公正忠實近臣内臣各一員前去同共覆視孫村委實可與不可回河更踏行塘泊以南有

無可以疏導歸海去處具的確利害聞奏然後決於聖斷亦未為晚

庚子詔賜河東路金二千兩絹十萬匹錢十萬以充軍須新無

詔橫行使副無兼領者許兼宮觀一處月給食直錢使十五貫副使十貫其宮觀合破添給勿支　命將作監丞李士京宣德郎潘适管勾修京城蘇軾十二月論周穜後疏可考

三省樞密院延和殿奏事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左僕射呂大防知樞密安燾中書侍郎劉摯退太

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留身存前奏曰適諸臣敷奏河事臣預聞議論乞更少陳愚見孫村口回河利害論者不一近名謝卿材張景先令與王孝先俞瑾商量卿材狀稱河勢北流順快乞不行閉塞孝先等狀稱惟孫村口可以取水還復故道須治故道舊堤乞更展一年如將來不測大河泛漲衝過直堤淤澱故道或河道變移别無取水去處乞免修河官吏責罰且孝先等係建議官其說

却如此是亦未能保其必可以成功只開減水河浚故道治舊堤計用兵夫數萬物料數千萬尚未說將來閉塞河門所費若果能回復大河為永遠之利雖更勞費財力亦不足計較今據其說乃是僥倖萬一成功未有的確利害將來若回河不得是虛棄數千萬物料困數路民力豈得不慮今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不甚覺者賴有先帝時封樁錢物逐時支用不至闕乏訪聞外路州軍倉庫空虛往往無三兩月支費去處今舉此役起

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功臣實當責不敢不委曲上奏又奏諸臣言設險禦外固為遠慮然須因地勢回復大河方可為險如孫村口回河不得亦須別行相度北人若御得其道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豈是設險之效苟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當時豈無黄河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須且詳究利害惟是民力不可不惜又奏昔河決天臺埽是時章獻皇后垂簾兩遣近臣按視預積物料數年

然後興役今何惜遣一二近臣按視侯見的實利害然後興役亦未為晚臣非為異論實以憂責所繫不敢不盡愚欵願陛下慎重此事太皇太后曰且更熟商議於是收回戊戌詔書范純仁又奏 案河渠志收回戊戌詔書在純仁此奏之後

臣伏見昨日議論河事大臣各有所見聖心謹於裁決天下幸甚臣輙更陳一二仰裨宸聽具畫一如左一大河為中國之險此乃人所共知今欲改移須先審驗河勢所向地形高下可則為之固不可以人力國財強與

水爭前來執政輕信事不預慮已枉用過人工物料不少今來又欲不度可否决要施功只恐將來用過財力漸多朝廷欲罷不能財匱人勞别生他事則設險之利未成而疲耗之弊難救矣昨來止用兵卒二萬亦聞逃亡至多若下諸州取索放減生還人數便見的實一凡欲舉事雖小亦必預計材料先備人工然後度力可為方議下手豈有大河之役繫半天下生民休戚未曾計定的確人工物料便欲興工將來事至垂成水勢壅遏

上下危急之際方却旋有增添公私既無預備倉猝科率於民何由可辦擾民害國莫此為甚所以宜加深慮也一河役所費既廣則既回之後亦要數年安流若水小之時僅能閉塞至水大之後便復横流及恐壅注北流或東向舊河吞納不快却致别處決溢則為害愈甚此事須當建議相度之臣審度保明然後定議如此則民力國財不至耗用朝廷所舉不為天下竊議一議者本欲回復黄河今見議論不同已自不敢執守却稱來

年且先開減水河以試探水勢若些小工料猶可苟為
試探若大叚費耗豈得不先審度便欲舉事及云將來
若河有改易不罪水官此是姦人希賞逃罪之本兼黄
河北流今已數年未曾别為大患而議者先事回改恐
失中國之利正如西夏不曾為邉患而好事者以為不
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所以臣言與向時邉事正
同望聖意深察純仁又奏臣聞孔子論為政曰先有司
今來河議可否工料多少並未經水官保明及將來大

河既回之後亦未保他處無危急決溢之患須令差官復行按視俟灼見利害方可施行如此則深合必先有司之意兼聖心易為裁決伏望聖慈詳臣前奏事理將近降批旨收回一切付之羣臣有司如此則將來成敗各肯任責若使水官等先知朝旨決欲回河則恐心有所顧雖令保明亦不能周盡利害將來小有敗事却慮以元降朝旨為辭不肯當責如聖心不欲收回則乞傳宣執政所有前降批旨未得宣示水官且令盡心相度

保明此與向來邊事正同乞聖慈深察王存等又奏臣等近具劉子論孫村口回河事欲望聖慈更賜裁酌遴差近臣内臣各一員同往覆按孫村委實可與不可回河如向去確的可以回河然後接續興工亦未為晚竊緣孫村自去年興役雖衆論多以為非然朝廷本不疑其不可後緣張景先申陳開浚故道修築舊堤七八百里所計物料浩瀚不惟公私難以應副又緣王孝先本只言開減水河不説全回大河亦不計度開浚故道修

築舊堤以此朝廷疑之三省商議遂召謝卿材張景先赴闕與孝先子細議論終是各持一說未得協同後三省商議欲具奏陳差近臣内臣各一員往河北計會張頡按視孫村委實可與不可回河踏行塘泊以南更有無可以疏導歸海去處方欲進呈適會二十六日御批指揮後來未曾敷奏臣等非不知朝廷所批即當奉承然區區愚慮有所未安緘默不陳是辜任使況臣等論議亦别無大段不同秖以孫村回河未見的確利害孝

先之論於理實有可疑只望朝廷選差臣僚再加按視庶幾舉事詳審不誤聖心臣等再詳御批指揮向去要回復故道則是中間尚可容差官再行覆按庶使事理精詳二十八日三省再上親聞德音亦令更熟商議不以臣等狂冒為罪臣等退而竊喜實仰二聖忘已聽言曲盡臣下之論然累日商議猶有未同或令建議之人共結罪保明以任其責況臣等本慮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未能詳審利害之實所以乞別差官更行覆按

今若只令建議之人結罪保明彼建議之人所見不過只如前日將來却致誤事不能成功雖有今日保明於事何益不若再按審實令其可以成功或以為孫村之役已先差張問王令圖等相度後來又差王孝先繼之更不須差官覆按臣等體問得張問王令圖相度已後朝廷未以為是復差王孝先顧臨與本路監司商議其初顧臨王孝先謝卿材等講議共為一狀言孫村不可回河後來顧臨則欲開魚池引河入故道卿材則欲任

其北流以入海王孝先則又欲且由孫村為減水河以分減漲水俟其行流通快然後徐議閉塞朝廷決用孝先之議竊詳孝先初以孫村為不可後以為可其計度工料只稱分減漲水乃云俟河流通快徐議閉塞其意欲僥倖萬一回復全河如此是自無確的一定之論於理實有可疑臣等竊慮其未得詳審誠恐興役既久虛費工料不能成功反致後患臣愚以為不若更遣覆按決定無疑然後接續興工或以為增展年限積聚物料

增展年限但能少寛公私財力不致如目前急促不能使不可回河之地變為可以回河兼積聚物料須有處所尤須先行覆按決定孫村終久可以回河令入故道無可疑慮然後就沿河興工之處積聚堆垜若孫村猶有可疑則聚積物料未有處所或以為處大事當在朝廷悠悠衆言不足顧恤臣愚竊觀自古聖人處事允當莫不先採衆言然後審於事實虞舜之聖尚云舍己從人孔子之言亦謂好惡必察至於孫村之役議者多以

為非臣等竭慮參詳質於事理求之至當不能無疑然廷論是非各據所見聖明在上誰說可聽不若選擇親信再行按視事理決定别無可疑然後接續興工如此施行浮論自息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為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惟臣等區區所願此意上下皆同但恐建議之人事理未能精審虛費無量財力勞困數路生靈後來不能成功為患甚於今日臣等所以望

朝廷再行覆按庶使事理精詳審實允當然後可以就
大役臣等誤蒙拔擢置在丞弼夙夜自竭以報知遇朝
廷細故不敢煩瀆聖聰而孫村之役勞費不貲一敗不
成無以善後惓惓之志欲盡其愚然識慮暗短辭語拙
訥進對之間言不盡意所以再具底裏仰塵聽覽伏望
聖慈特加省察選親信近臣往孫村按視若孝先之說
無可疑慮將來決可成功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
可為則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更有無

可以疏導歸海去處若別有去處可以疏導使之東流即回河之利不必孫村此亦三省已曾如此商議伏望聖慈更賜詳酌臣等不憚繁言冒瀆之罪不勝恐懼王存又奏自古只有導河並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流行以此臣不得不疑王孝先元請先開減水河候見河流通快人工物料豐備方議閉塞北流朝廷為所計工料猝難備足議欲來年且開減水河後

年閉塞北流俞瑾等云如朝廷應副得物料備足來年決可回河如物料未備移至後年閉塞恐港勢變移不可必保臣覩孝先等意度朝廷事勢來年決未能應副得物料故云若移至後年則港勢變移如此則雖開減水河亦未有必然可以回河之勢此尤可疑者理須遣官並行相度乃可簽書樞密院趙瞻言臣伏見大河為中國之患久矣今有旨下執政議復故道茲事甚大執論多所異同向自元豐四年小吳埽決乃成新河繼決

大吳北流逾迅速今八年沛然莫回議者爭言利害未有底止往歲王令圖始欲挑澶州舊河塞大吳故朝廷除令圖知澶州以經畫其宜既而上議復欲就孫村口入故道遂命李常馮宗道行視其地以為不可尋即報罷復詔張問徧行河上復言自第四鋪塞北流東開二十里趨孫村口為便事亦不行未幾以顧臨為河北路都轉運使覆按其地臨乃不用孫村口而欲鑿魚池東行百里入故河議亦寢格今日水官遂持孫村口之說

而直云分減北流以殺水勢并計開修所用無慮梢木二千餘萬役夫三十萬人所費浩大而河未可決回河決已久終無定論而遽興工力大集物料臣竊憂之累同執政論此及議當先聚買梢草積於合用之地歲科常夫漸次開治限之三年足用即并力鏨口因塞正流使趨故道則民力不乏隄防有備亦免下流墊溺之患又欲自中差兩制中官與河北都轉運使偏行諸岸不獨執用孫村口一處慮實詳矣如此累年為之尚恐河

流未順不如人意之所度蓋亦無如之何兹外未有上策也或者謂興作大利不計民力及國費則非臣之所敢聞也王者之用民視之如傷畏之如覆惟微惟危尚懼顛沛夫豈易言哉河北京東西累歲災傷大為賑濟比日流民方復而暴然驅役一户工作數人餉助郊野草莽之外聚數十萬衆饑死逃亡聲聞不接茍或不幸雨雪風沙無所蔽舍則何可量耶所謂遠防未及而近憂先至矣且夫役固亦常事然常歲未有若是之大也

臣故願聖慈深察民隱慮後患姑從臣等已講之議天下幸甚瞻本傳云都水使者王令圖請復黄河故道朝廷遣使覆按議論不一瞻曰回河之策未有定論今役夫三十萬梢木二千萬遽捄沙壖嘗試未定之論徼幸未必回之河豈至計哉屢争上前因得罷役夫三十萬梢木二千萬蓋瞻第一奏也

右正言劉安世言伏見近降朝旨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百人之額立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干封樁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季開掘城壕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輒進瞽

言以瀆天聽惟陛下留神省覽臣伏覩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道路歌頌驩仰聖澤四年于此未嘗有枹鼓之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方順軌外無戎事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廂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況修城與開壕之工幾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二聖崇尚寬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大半封樁錢物尤宜愛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兼臣訪聞近日朝市之間往

往竊議以為朝廷將復治茶磨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謂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揺動人心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非惟為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小人妄意陛下為患不終之議惟兾獨出睿斷早降指揮又言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近日訪聞開壕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士隨其地形量加人夫其數增倍所散工直頗有掊斂

雖號為加給得錢之人多是上下干繫作頭壕寨之類隂有侵尅既聚大衆而不以公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兼壕身太闊所出之土占壓民田壅塞道路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愁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國家建置治官本欲循名責實今修城開壕之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二庸人而不領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版築方畢旋致摧毀葢上下官吏肆為誕謾無所統屬以糾其繆此不

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
惟用廣固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
其事所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士隨其地形量
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主轄所貴事有
統領不致乖戾又言臣累具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
士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
切總領至今未奉指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前奏不
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以帝王之都而

高城深池過於邉郡雉堞樓櫓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為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議者不能為國家晝久安之策而區區增浚城隍欲恃之以為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國用正務裁損而舉百萬之財棄於無用之地實為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安世又言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愈罪狀蒙陛下宣諭以為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佐

慎重舉措之意臣雖愚闇豈不能體悉然而宗愈居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聽隳廢祖宗之法陰結悖礭之姦徼幸異日顯主軾轍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朞月之内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塵汙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覩臣患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論以為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者萃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茍免則主上最病所以體貌大臣

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
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
論列前後臺諫疏不可勝計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
於此已踰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
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目覩臺文之糾劾而偃然居位
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鈍無恥之
甚者也將何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
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愈之罪伏望聖慈以天下

公議為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又言臣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匿宰相之私親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背公營私毀滅廉恥共十二事皆其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則是陛下既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罪雖已蒙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枉直兩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茍避忤旨之譴而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

人深居九重以為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即政之初首起司馬光於閒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臣民莫不鼓舞以慶朝廷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和殿首論其姦邪無狀不

足以辱輔弼之任其後孫覺為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覿繼言其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趙挺之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為既用宗愈難於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决欲主之乎若然者陛下睠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論

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十數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日近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政瓜葛之戚移開封推官盛陶又乞與李常避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補蓋覺等見陛下力主宗愈不敢亟言是以紛紛引避務為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用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無患何獨自苦力詆大姦上瀆聖聰下犯邪黨蓋臣内顧㭬薄了無他長

報國之心惟知直道為臣私計則拙為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鑒誠懇所有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愈疏伏乞早賜指揮付外施行孫覺九月十六日罷中丞李常代之

是月吏部侍郎傅堯俞范百祿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中書舍人曾肇劉攽彭汝礪天章閣待制劉奉世國子司業盛僑豐稷御史翟思趙挺之王彭年言

准元祐三年九月九日敕中書省臣僚上言臣昨因賜對曾具奏陳及續進劄子言將來殿試宜即用祖宗試

三題之法并乞先賜詔諭中外之士未嘗施行伏緣朝
廷既降詔命科舉兼用辭律使天下學者習之矣辭律
之學用志最勤惟殿試之日第其藝業而甲乙之諸生
進取於此為重若復試策則積日所勤反為無用而升
降謬誤去取乖失葢用策以來其弊不一其始用也驟
以政務賜問于廷即未測知可使人自獻其説後既著
為定例諸生在外莫不宿造預作之文不工者可以假
託他人學不充者可以類集古語試日就所問目貫穿

以成文爾何則禮部廣場考核進黜未必精窓荒唐濫中者每為不少而又人主臨軒其所詢訪必當時之大務也如今春殿試必問去冬寒雪之異及官冗之弊此類皆舉子所知故宿造預作者可以應對而無疑考校之官憑此以辨優劣以第高下安得實也惟三題散出諸書不可前料詩賦以見其才論以知其識且無以伸佞時之説焉蓋對策之流本縁進取而來利害交其前得失攖其心於是佞辭以取説妄意以希合者比比皆

是如昨對策以陰雪為瑞之類者是也既而朝廷例賜名第則自謂其言見取從而習以為常其決科筮仕既以佞進則從政立朝又將循而蹈之其肯盡忠而忤時乎故人才日益卑風節寖衰此亦驅之使然也今天下學者既習辭律漸知古今臣請將來殿試即用祖宗試三題之制仍須賜指揮以信學者貼黄稱臣聞近降朝旨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將來赴殿試人內有如此項即乞

權試以文論大義比附試三題者九月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監長
貳疾速詳議聞奏臣等伏以天子親策貢士自漢以來
未之有改唐之進士雖試詩賦然惟有司奉行而已國
朝開寶六年太祖始名進士親試於廷當時公卿不知
建明易以策問而惟詩賦之用因沿至今莫之能改神
宗皇帝以為非天子臨軒所以延見貢士詢求治道之
體熙寧三年始改問策迄于元豐五賜策矣乃者陛下

遵先帝之舊親策進士所問災異侵伐官冗財費之類皆今日急務不可以已而議者獨疑以為定例人可預造何哉且韋布草野之士修於家肄於學日夜講說者固所以待問於上也誠能攄其蘊蓄應問如響不失所對雖預備而貫穿之何害於得士若夫知捃摭陳說充以蕪語無當於對問而弗加汰擇知荒唐濫中佞諛希合以異為瑞之類而弗加糾絀皆考官之過非策之咎也議者徒知對策之宿造預作不知辭律之學亦有記

誦類集之患知進士之備問不知賢良茂材之備問尤詳也臣等以為學校教諸生州郡發解禮部考貢士今已悉用詩賦足以畜其辭所有御前試進士宜一依先帝故事試策合於古義於體為允其御試對策雖有文采而於所問義不相當若詞涉諛媚及文理踈淺者宜約舊制量定分數取旨黜落不得雷同入等如此則士無濫中而考官不敢率意升降矣貼黄稱制策所問安有定制或古今政務或天人名數疑難之類如漢董仲

舒對策符命性情文質之異杜欽以經對六事繫目臨時詔旨非疎遠所能一一預度不當偶以前日陰雪衆人所知而謂皆可以宿造也按孔武仲傳武仲為著作郎請御試復用三題此奏稱昨因賜對具陳則恐非武仲蓋垂簾日非宰執臺諫未嘗得對也武仲為著作郎乃元祐四年七月此指揮非武仲所請明甚不知果出於誰當考二月十六日趙挺之請試策呂公著家傳可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又有殿試主題指揮然訖不行十一月初十日彭汝礪議閏十二月末李常等議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六至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平恕

謄錄監生臣章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十一月癸卯朔

甲辰三省樞密院言檢會都水使者王孝先狀伏思大河決塞不常為國之患屢矣比自小吴之決遂失隄防貽患為甚欲乞於西岸上自北京内黄第三埽先起截

河隄一道與舊河孫村口相照仍相度於樊河第三河靠水作縷河小堤閘斷河門於大名府南第四鋪下至孫村口北做往時作汴河規模開修減水河一道分殺水勢東趨入海尋召到孝先及俞瑾等令陳述利害據孝先等稱除孫村口外更無不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處其孫村口欲作二年開修令冬先備舊堤梢草一千萬束來春下手先開減水河分減水勢所用兵夫已有前申定數至元祐五年方議閉塞北流回改全河入

東流故道已令孝先等供結罪保明狀訖省詳除預備
舊堤物料便可施行外所有元祐五年閉塞北流回全
河入東流故道并來年開減水河慮别有未盡利害欲
差官躬親相度具經久利害諳實奏聞詔差吏部侍郎
范百禄給事中趙君錫躬親往彼相度並具的確利害
畫圖連銜保明聞奏如孫村口不可開河即别於不近
界河蹹逐一處亦具保明奏聞開河事始末按實録所載殊不詳今取范百禄
奏槀具載之庶後世有考焉九月五日蘇軾云孝先欲
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然則孝先建

議必在九月五日前矣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工部狀可考文彦博呂大防安燾三人者實主回河議范純仁獨以為不然主議者謂純仁曰某累官河北河上利害曉之熟矣公足迹未嘗及河北安知其利害純仁曰利害非純仁所知至於水性趨下則不待到河北而知也純仁不敢堅以回河為不然但以邊事未寧百姓尚困國家府庫財用有限主上初即位垂簾之際興此大役安得不審謹乎乃議再遣百祿君錫按視明年正月十二日入對累官河上蓋彦博也當考詳正言之

簽書樞

密院事趙瞻又言臣伏奉聖旨同議河事然執政諸人皆未嘗親見河流地勢深淺高下故不敢決執其可回故道與不可回者雖有論議亦但是遥度非有實據也故令遣范百禄趙君錫專往河上行視其地至則朝廷方決施行臣議有五敢預言之若百禄等所定合行回河既得的確朝廷必當信行更不别聽論議即須依元計所用舊岸新開物料都數作三年限漸次收買既是和買即當嚴飭州縣勿令配民葢不遽行收買則價不

翔貴故必緩期又所興工役以河北連年災傷止可只科年例夫數接續開掘修治有緒故限之三年乃可以成欲速則民力不勝必致逃亡别起事端不可不慮昔祥符中議滑州河事亦先開減水河口尚歷數歲至天禧三年方書畢工足明大役難以遽興此其一也京東河北累歲饑歉民多流移近兖州稱民有夫妻相食而村野新殯率被發掘啖其屍肉使天下生靈有至於此而議者猶欲配夫出錢州縣且將斂率鞭箠驅索於門

臣遽聞之痛切骨髓以陛下慈仁必當為之深卹尚肯
廹其貨物耶謹按周禮荒政之聚萬民則曰薄征弛力
令乃重之故臣望朝廷寛其夫役三數年後俟得歲豐
家給則民和而事集此乃臣子所不敢避譴謫而深言
之者此其二也若百祿等相度到孫村及上下並無回
河去處即亦須不惑前議遂當速罷與修及收買物料
則不損國用不疲民力況朝廷内外經度可謂至矣盖
亦無如之何矣雖有設險之意無險可設則險非可造

之物也止可疏導下流自乾寧軍由大禹所治徒駭鬲津見行河道勿使壅遏東入大海接連界河塘濼亦足以為邊境之巨防矣議者惟慮它日河更北徙而失中國之險者兹未易量當俟河徙而議之可也此其三也議者謂黄河為中國之險令入北界則失限隔以為機事之極大國論之最遠者非臣淺智之能識而謏聞之敢議也然臣竊疑之雖嘗有所辯而未得其確論輙頗粗陳於前者尭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歴年皆數百而

不聞以黄河障外國盖王者恃德不恃險也今謂前日澶淵之役若非大河則敵南抵都城矣此又不然也澶淵之役盖以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寇凖之謀威震北人射中大帥達蘭北人乃請和而退豈獨云河之力邪如晉時河固在澶淵而匈奴犯闕安能抗之哉朝廷若内用賢輔外有名將則燕薊非其所有豈使窺中國耶就如能為限隔使北人外擾河北旁連河東則京師可得安居乎臣之此論特為按河者以為河不可回而言之

深慮聖意駭聞失險之言虛積宵旰之憂故極言之也此其四也朝廷始以王令圖之說欲開澶州舊河及孫村口遣李常按視以為不可而止後張問往行又請開孫村而韓絳極言其害遂亦報罷去歲以顧臨為河北都轉運使專主河議乃欲開魚池埽閘者駭之悉謂難行王孝先又乞治孫村以回河即召謝卿材張景先會議意又與同令更敕百祿君錫同行相度上下口岸要須開決河流於近南州軍回使趨海固哉議也自李常

至謝卿材凡四議矣一使相度不可而再使人往再言不可則三使人往三言不可而四矣四又言不可及令則五矣若又不可則遣使無已是必得一人順此意而後乃止爾歷觀前代國家議事未有如此之固也如此乃是皆不用使人之言而回河計已決矣不可止矣違遣使之本意也此其五也臣惟邦計民力是念伏望陛下留神詳覽焉瞻又言臣近日廉前同進呈文字竊見三省所奏為修河欲只作減水河於元料合用人夫裁減分數自昨來都水監丞及都省兩次

幾減一半以上既不回河只且減水即於第四鋪孫村口河道內自合裁減夫數其北流依舊通行豈可大減工料兼云令修河司通那使喚尤為不可昨來修河司指北流宗城口焦家堤決溢謂欲回河以紓其患今既不從其說則本司惟喜北流有決資為回河之議安肯那移人夫修葺隄防使之堅固必且幸其水患損壞民田衝注塘濼取以為辭不復顧邮生靈被害之苦深為不便令監丞雖領北流然是修河司使者屬官實難執守竊緣北流數年

並不曾修全隄埽以致昨來宗城口焦家堤南宮上下埽相繼潰决此理當然固不足怪若更減却夫工何以枝梧朝廷若誠欲且開小河減水未便閉塞河身即乞令修河司結攬通認北流將來分擘與元計人夫物料以防踈虞庶其公共承當河事不爾别委知曉河事官一員行都水丞事不隷本監專主回河馬頭已北河岸用元計料合使人夫物料修治隄埽以備將來决溢即責任有在可保經久　范純仁又言水官不俟相度可

否便計買先修舊河埽梢草一千萬束用錢近四十萬貫此是將尋常價例約度今來立限要三月中有備則必諸州爭買價例更高不惟所用錢物浩大官吏逃責恐不免勞擾既稱開減水河只要試探水勢已計梢草若干萬束内若干舊有若干今買即來春所用兵夫須與梢草相稱方能了當其開減水河本只欲試探水勢已費財用如此將來回復大河塞决口都未曾議及此正臣前所謂用過財力既多欲罷不能之端也前來與執

政入買一千萬梢草文字已畫可降出有中書舍人彭汝礪議欲候相度見可開然後收買其意亦在安民惜費蓋於義理當然望陛下特賜採聽兼議者始謂今年豐熟梢草易為收買臣思之唯是草一色歲豐易得外其梢既不近山多是人家園林凶年方肯斫賣豐年却恐難得況大河既未全復物料自當減數設欲預備亦須漸次計置　中書舍人彭汝礪言臣看詳孫村回河事自王令圖首議後來經户部侍郎李常馮宗道等又

經天章閣待制顧臨及陳祐之相度及其他臣僚上言不一淹久未決令年十月都堂召河北轉運使謝卿材都水使者王孝先等合議逐人所見不同是致令來遣使謂當盡付前後臣寮申陳利害事件及計會逐路監司參詳可否然後可見利害之實令來指揮即是以孝先之言為主然尚令計會逐路監司詳察可否即是孝先所陳亦未為確論王孝先之言未為是則李常等言未為非夫是非公器非一人所能擅利害繫一國當與

一國共之利害繫天下當與天下共之今河議大臣可否者相半近臣以謂不可者十六七察于衆人亦然朝廷恐其難一至煩陛下内降指揮令來勅命惟是王孝先一說衆言屏棄不用蓋惟恐不復故道而已臣以為不然事之可為不可為天也人不能勝天久矣河事利害半天下上繫宗社下繫數十州人命河非藏於山川其道路形勢高下深淺可見可測其不可欺者如皦日使可為也而敢以為不可為不可為也而敢以為可為

是以國重事為玩戲使者為聾瞽非人則可茍有耳目必不至此臣聞之天無心而萬物生聖人無心而天下治是非並至惟無心者能定臣愚欲乞指揮相度河事官盡取前後應干臣僚文字計會逐路監司參詳可否如此則可為不可為立見使有定議衆言自屈譬之治訟窮盡彼此曲直然後情偽可見刑罰可行未有獨用偏辭一說而能折獄者也夫財力非出於天出於民而已中人之家春夏有不能及耕種饑寒有不敢輙衣食

以待上之政令賦役使之有道用之有名民雖死不怨或非其時或非其義怨疾且並作此不可不審京東河北荐罹饑饉去年若寒麥不及下種者十五六今歲雖小熟然流移者未復病者未蘇賦役之作尤須重惜今回河議未定所有指揮物料價錢亦乞付相度河事官候見得的確利害及合消得收買即徑仰施行如此則議論得穩當所有文字未敢行下更乞詳酌指揮明年二月

十一日汝礪又論孝先此奏即范純仁所稱汝礪意在安民惜費者以蘇轍第三奏考之則買梢草文字竟行

出也

戸部侍郎蘇轍言臣為戸部右曹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庫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羸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横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宏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

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罷回河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初得旨不知輒所云指何時而言若指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則并減水河亦罷修矣當考）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

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

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北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

必然臣請得以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懐衛經北京漸歴邊郡餽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説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侵敗秋田濵河數十里為之破税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宿

麥之利比之它田其收十倍寄居邱冢以避滛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遂為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梢草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完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説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邉臣建為塘水以捍敵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敵馬

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北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敵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畧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北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

持版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遏之卒擁拒而散感夏苦疫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岳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禄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戸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黙誰

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貼黄臣訪聞河北轉運使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三千餘貫糧十七萬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災傷之後極力剗刷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為不易若使今年不興河役則上件錢糧梢草别將應付它事固已有餘深為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有此費轍又言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用役兵開河引水乃三年二月八日德音恐轍所云又非此也）臣以

為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既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黄河自小吴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隄防無復決溢之患而北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

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為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内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為河朔之患外廷疏遠不知此説信否內批見十月二十六日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説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之説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説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

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黄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黄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北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敵國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先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為河自西山北流東赴

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虞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敵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敵地日蹙吾土日舒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踈矣議者或謂河入敵境彼或造舟為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於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

木為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毁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契丹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蓄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説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役數十萬

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中止預約工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饑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邊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在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釁而强生瘡痏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

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惟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敵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貼黄朝廷已遣范百禄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觀望風旨百禄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為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為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

之憂未知所底也轍又言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塞而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項批語羣臣釋然咸知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勅以北京封樁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

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撥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禄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撥兵役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默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已無心欲求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草發兵二事使范百禄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

國計令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為難得新法鹽錢雖不屬户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為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禄等以開河為便猶當計較利害寛展歲月調兵買梢皆非今議所急若范百禄等以開河為不便則聚兵積梢梢草輕脆梢經歲月化為糞壤皆非計也況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涌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貲必非止三十五

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賠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干預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鮮于綽傳信記當考調兵買草二事不知後來竟曾罷否買梢事即彭汝礪所論者皇伯祖前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特起復如故宗晟凡四辭並賜詔不允翰林學士蘇軾言謹按宗晟飭行有素持喪中禮所辭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詞愈哀且曰念臣執喪軷親之

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出於至誠可謂純孝臣謂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無金革之虞孝治之朝宜聽所守因以風厲宗室庶皆守禮篤親顧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難其人亦當差官權攝須其從吉復以命之臣忝備禁從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乃聽宗晟終喪聽宗晟終喪在閏十二月二日今并見於此十一月二十日甲辰宗晟起復

左中散大夫晏知止為主客郎中司馬光薦知止累外任知州監司及今乃入為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十一月丙午三省言在京堂除差遣累有增改尚書吏部闕少官多今裁定門下中書省正言尚書省左右司六曹郎中御史臺監察御史祕書省正字館職校理以上寺監長貳丞太常博士正録侍講說書開

封推判官府司録開封府祥符咸平尉氏陳留襄邑雍
邱知縣登聞鼓院檢院王府翊善侍讀侍講記室小學
教授知大宗正丞事諸王府講書記室睦親廣親宅講
書左藏庫三京留司御史臺商稅院進奏院並中書省
差寺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奉禮光祿寺太官令元豐庫
牛羊司京東排岸司諸宫院教授太康東明考城長垣
知縣並吏部差俸錢依在京分數從之
戊申刑部言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司奏請遇有凶惡及

羣黨賊盜委通判提舉捉殺許差禁軍十二人給器械隨行詔差三十人歸任日罷

庚戌詔新除工部員外郎高士英改為權先是士英自太僕寺丞除尚書郎言者論士英資淺因士英辭免故有是命初一日除工外十二日改府界

壬子中書舍人彭汝礪言臣准禮部牒奉旨令兩制兩省同共看詳修立到考校詩賦并格式聞奏臣伏念自井田之法壞學校之教廢弛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朝廷

取士非古其陋至於用詩賦極矣先皇帝受天明命悼道之鬱滯奮於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千年之獘士知本且向方而議者獨病辭章之不工欲踵隋唐之弊法狎玩經說耗蠹道真學者疑之不知取舍夫六經之說更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數聖人而後備大窮天地之變微盡萬物之理其要則人心而已古之君子所以治身所以治天下國家未有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周衰典籍棄而不用漢興訪遺書立博

士置弟子員公卿大夫以儒雅緣飾吏事雖已非古而文章溫厚號令爾雅猶有三代之遺風焉其流至於桓靈士以節義自高不為死生禍福屈漢亡而後猶更數世自晉逮唐又不能及漢治亂之本推原可知詩賦不經可以無辨是猶滑稽俳優之戲門巷謳唱之辭而已而議者欲以此教人欲以此取士臣考於心驗於古參於今反覆曲折終未見其可天之生斯人也其聰明知慮皆可有為也惟上之所以養之而已昔者以詩賦取

人故人亦巧於對偶以經術取人故人亦巧於議論使取之以德行亦將為德行矣昔罷詩賦從經術是將引而進之也其至於德行也猶泝河而至於海沛然莫之能禦如復用詩賦是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夫善治者因人心人心之所欲因而行之人心之所惡不敢強也士既為大人令抑而為小人既進矣又却而止之非所以養成人才也先皇帝立政造士非臣下所能窺測深淺高下小大法之未完或久而有弊變而通之推而

行之實有所待臣愚以為今學校選舉宜一用元豐條約因令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而稍加損益焉蓋亦庶幾矣如詩賦決當寢罷臣涉道淺陋不足以單辭獨見咈衆人之所同是若朝廷以已行之法必未能改為更乞下學士大夫詳議可否以求其中庶幾是非好惡有所歸宿黄貼子稱伏自朝廷有復詩賦議論學士大夫知其不可者衆難遂施行比見催督太學即用此考校又有乞殿試三題者而朝廷不以為非乃知欲復詩

賦不疑夫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人才也人才惟上所養而已天下治亂廢興所由風俗盛衰厚薄是繫今制為名聲列為爵位引之以雕蟲篆刻無用之文敗壞人才為甚此其所繫者大臣實不敢不言而使朝廷終負謗議於天下後世惟陛下裁察

此據雜録第四冊元祐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奏汝礪集亦有此但無月日要見令兩制兩省同共看詳考校詩賦格式指揮的是何日實録於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庚申書令禮部立詩賦格式但不書令兩制兩省看詳事議用三題乃九月九日指揮已附十月末李常等三奏附閏十二月末元年閏二月二日詔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司業集議廿四月三日蘇轍上官均議當

考

右正言劉安世言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為工部員外郎臣以不知士英歴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令添差臣伏覩陛下聽政以来未嘗少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掄才進擬本非陛下之意况寺監丞之出例為監司以士英久佐太僕除一郎官固不為過然朝廷今年六月二十

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任而實歷外任親民二年之人方得用為員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勘遂致錯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以成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别授士英一合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甲寅詔新除工部員外郎高士英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太皇太后慮違新格故易之　右正言劉安世

言臣近以韓玠不當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兩具論列未蒙施行玠雖甚微固不足頻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令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出河東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陳奏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遏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縉紳果有異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况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

為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睿斷以為終是撓法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悦誠服令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論列即不恤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陛下至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當考韓玠竟罷利漕否

宣義郎簽書濠州判官包綬為少府監丞綬拯之子文彥博言綬能世其家恬靜自守不苟求進乞用呂誨劉庠例特加奬擢故也呂誨

子内誠劉庠子敦夫皆以父故特加奬擢當考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朝廷立法内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爵禄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為捷徑容使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况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量往往即加擢任遂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

放無復廉恥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今後除依法奏舉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
之徒上裨忠厚之化詔自今臣寮特有薦舉毋得列銜
聞奏
丙辰權知廣德軍賈易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
詔左右中散大夫以二十員左右朝議大夫以五十員
為額　樞密院言諸路所奏夏國主物故令威明嚕勒藏
管勾國事國母更不管勾頗相符合惟鄜延路不同慮

賊中自有變故用此遷延以疑邉備詔趙卨范純粹選信實之人體訪有無變異鉤索西人情偽參驗事實以聞　詔辰州知州自今互差文武臣

己未宣政使内侍右班副都知嘉州刺史劉有方領榮州團練使　承議郎陳次升為兵部員外郎此據實録

庚申吴安持為都水使者此據政目十八日事安持前資當考詳增入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再任

辛酉樞密院言湖北都鈐轄唐義問奏多星堡般運金

毀撤屋宇殆盡其城壁若存舊址處蠻人聚集為姦詐詔當時中謝麟唐義問已廢罷堡寨城壁量度毀撤其沅州渠陽寨先廢堡寨如有城壁尚存者亦相度施行訖以聞當時中知桂州元豐七年六月元祐二年十月再任謝麟知潭州元祐元年五月舊錄云先帝拓土列置城寨外靖邊圉皆已就緒無故毀撤新錄辨曰罷渠陽事前已辨之今刪去

壬戌録故蕃官且星男吹達爾濟吹邁並為三班借職

甲子前奉議郎校書郎司馬康為著作佐郎兼侍講康初免喪即召用之

乙丑詔宰臣執政官廕補初遇大禮奏本宗及異姓親各一人次遇大禮許奏本宗或異姓無官人授官有官人轉官循資或陳乞差遣各一人仍不得轉入朝官循入支掌即應奏承務郎殿直以上許換升一任不得升入通判其餘官應遇大禮合廕補者初遇次遇並依舊三遇許奏有官人舊條應奏兩人止者次遇止奏有官人後遇大禮廕補其隔間資次並準此即被廕白身人未出官亡沒許以應奏有官人恩澤補奏已致政官遇

大禮合應補者不得過兩次宰臣執政官給使人應得恩例並四分減一三省六曹臺省寺監諸司吏人四分內逐等各以三分為額其餘分並各不減候有闕每四人補三人減至額止其後三省以四人補三人選不行及餘分不減指揮未明詔令後隔間轉減先補一人次減一名係試補者準此限定人數就試者權增一倍後減至正額日依舊其餘分不減新本削去宰執給使以下政目二十三日裁減

宰執過大禮第一次依第二次內一名奏有官者餘官第一第二依舊第三依前次過準此致仕不過兩次並

以元祐四年大禮為第一宰執給使恩例四分減一省臺寺監人吏四分以三分為額餘分不減玉牒云減定大禮應補二府給使恩例及省臺寺監諸司吏額本紀獨不書此不曉其故上官均奏請已附元年八月二十六日二年二月末政目十二月又書是月比較入流四年正月行又閏十二月太皇太后云云并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詔合與此參考韓駰云元祐八年詔減任子恩澤應已經奏薦者令歲並停許陳乞差遣或轉官或循資升任不得過通判轉官不得升朝循資不得過支掌惟陳乞無限並以元祐八年為始按減任子恩乃元祐三年十一月也駰云八年誤矣

御史中丞李常言臣伏見尚書吏部四選官共三萬四千餘人入流名品幾七八千數官濫員冗無甚於今竊以內外闕次固有常限入官注擬

浩然無窮守候差遣須近二年方得一闕交承期限復又二年有餘授狀爭訴日有數十士檢凋壞職此之由不澄其源日益以甚臣愚欲乞詔有司取入流名目審行裁定徼幸濫進稍加懲革凡身以藝能及勞效入仕與因人授官者有間矣自當別為兩塗兩塗之間又當判異流品以立條約如此則官雖濫員雖冗不難處矣若應舉及進獻文字軍功告補人吏出職之類以藝能及勞效入仕者也諸色奏薦之類因人授官者也雖然

其流有清濁所因有貴賤誠能就其品目比類較量各定以年限立為止法則濫官冗員有時而減矣果如所請其效猶在數年之後恬不加慮為獘滋深苟不及此時特加裁約異日愈難整治近者雖降指揮裁損執政官而下奏薦人數然入流之冗不止於此非逐一講究各立條約恐終未盡善

丁卯大食麻囉抜國遣人入貢　詔歲以十月給望火巡城兵衣裘

戊辰中書舍人曽肇言臣今年春奉使契丹歸嘗奏論河北開孫村口减水河未便乞更講求利害事人微言輕不能仰動天聽後聞止用兵卒興功彌年未見成效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訪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聽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開孫村口有無未盡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定於廟堂之上矣不

惟如此又下河北路計置舊堤梢草一千餘萬且令先置五百餘萬論者以為既治舊堤則是决為回河之計然則朝廷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所為也臣雖愚懵意朝廷必謂梢草之類不可倉猝而具一日所遣官還奏可以回河則來年先治舊堤閉減水河爾時旋營梢草公私必受其害不可不預行計置此誠先識遠慮非衆人所及也彭汝礪云云已見十一月二日然臣竊有私憂過計須至不避斧鉞披露腹心為陛下言之夫

河之利害與夫可復不可復之勢既已遣官行視則當俟其還奏然後可決此固臣所不敢妄論也至於事有可以坐而知者今日之民力是也蓋自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數路災傷為甚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郡亦皆亢旱京東即今米價斗百餘錢盜賊並起京西災儉尤廣淮南秋田粗收而春夏麥價甚貴百姓饑殍未蘇瘡痍未復正當寡求省事以休息人力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

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陛下視今
日之民力果可以堪之乎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
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陛下若以河患為大必欲興作
驅數路之民聚之河上暴露風雨饑凍所廹弱者羸瘠
死亡強者逋竄或轉為盜賊縣官何以禦之又况一人
在官一家廢業行者齎居者送方春農時害其耕作秉
歲水旱之變雖未必有而人力不至田為汙萊饑饉之
災可以前知矣陛下豈忍驅此數路之民納諸溝壑之

中乎不惟民力如此方今縣官財用日蹙河朔尤為貧
敝往時積穀雖多因去年遣使賑濟務在大發倉廪雖
不甚災傷地分與上等優足之家例皆賑貸儲蓄殆空
即令州軍倉儲有不及數月庫錢有不能支吏俸一月
者今歲開減水河用工不多已費四十餘萬貫若更大
興工役修六七百里之舊堤且謀閉塞决口回復故道
不知其費幾何雖以先朝所蓄餘錢或可以支後將何
以繼之乎大抵縣官不足必取於民臣恐異時百姓有

困於征斂者矣其源甚微流獘甚大此不可不察也陛下臨政以來憂恤斯民可謂至矣奈何於災傷疲瘵之餘興此大役以重困之歟臣知聖心豈忍出此必謂河之為患有大於此者故不惜勞民力費國財以成久遠之利耳蓋今之言河患者不過曰壞御河堙漕濼害民田此猶其小者爾河漸北注失中國之險最莫大之患也雖臣之愚亦不敢謂此為不足患也然竊以為壞御河堙漕濼害民田特數州之患耳至於失中國之險則

又未然之事有無蓋未可知而其患遠者也豈若舉數路疲瘵之民以任莫大之役使之暴露饑凍離鄉失業又有死亡逋竄之憂其為禍博且近矣豈特數州之患而已乎民者國之本也根本一摇豈不甚可畏乎臣愚非敢謂河必不可回故道決不可復也姑願陛下徐徐云爾愛養民力至於充實經理財用使之有餘在天時無水旱之變在人事無不順之理然後可擇利害按視形勢見其可為一舉而收成功豈不善哉伏望陛下因

臣此言審思博訪速下詔書罷買梢草戒飭行河之官務要利害得實俟其還報果有可為亦須一二年後以漸興役如此則民力無傷事功易就為今之計莫過於此臣備位侍從義當體國知而不言則為失職言而不盡則為不忠惟陛下察其誠而恕其狂妄幸甚幸甚又言臣材薄望輕自知所言難以取信惟恃陛下聖明特賜省察蓋河决而北已幾十年未應一旦便致大害而休養民力愛惜財用乃是今日先務實繫國家大體論

者或謂河勢變决恐失此時別有移改臣竊以為河若果有移改雖一面興役豈能遏之使住若工役既興而河有退背不免罷役物料人夫尤為枉費蓋大河非人力可回其來已久惟稍緩之審度利害最為得策若非出自聖斷臣恐論議無時而定又言臣具奏已久日俟朝廷自有施行至今多日未聞指揮須至再瀆天聽伏望聖慈察臣所陳茲採聽公論若一言欺罔甘俟誅竄是月右正言劉安世言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陳奏

胡宗愈匿宰相之私親盗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

驟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隅誠不足以副

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

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藴然竊嘗

深慮陛下所以力遏衆論未賜指揮者豈非謂胡宗愈

進用方踰半年今遽罷斥恐人譏議以為自信不篤用

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有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祖

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望茍衆心

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如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公宇擅有修葺為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令罷免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為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去位陛下踐阼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甚治事為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恥無義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

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茍患失之隳引奸邪廣布腹心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謂操兵以殳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陛下曲回天聽詳覽衆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臣等言宗愈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又言臣昨所奏陳胡宗愈

罪狀十二事非敢誣据皆有實狀可以按視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年不止偃然居位略無畏心凌蔑風憲毀棄廉恥豈不負朝廷體貌之意累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為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懷患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人主之聽隳廢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

之欺罔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
陛下試取衆人言宗愈之䟽一一省閲則知臣今日所
奏為不妄矣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
歲月寖久恐非國家之福此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
首而不能自已也伏惟陛下審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
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
聖意未欲以一眚遽廢老臣即宗愈他罪尚多伏乞特
行罷免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又言臣自四月後凡

一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并容於朝廷者也今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紀綱之任欺君亂法背公營私肆行貪婪毀棄廉恥臣等前後章奏至於十數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

之屬望臣之於此何以為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堂寖生厲階害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黜以為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勝幸甚